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二十八回 縛情絲空使美人計 觸劍鋒幾寒俠士心

話說燕子飛被空空兒等五位劍仙追至河邊，萬不得已，駕起劍光想要渡河去。才到二三丈河面，偷眼向下邊瞧看，見波濤洶湧，一片汪洋，心上一慌，連人帶劍跌下河去。及至眾劍仙追到之時，但見水面上有水花旋轉，燕子飛縱蹤杳無。空空兒等甚為詫異。轟隱娘道：「我親眼見他渡河去的，怎的一時就會不見。難道他深知水性，匿入河中不成？」虬髯公點頭道：「只怕有些意思。」空空兒道：「這孽障從來並沒聽見他習過水性，恐是失足墮下去的。如此大河，萬無生理，也是他惡貫滿盈之報。」黃衫客道：「空空道兄所見甚是。但可惜那柄青芙蓉劍失落水中，日後如何回覆公孫大娘？況且這廝本領非凡，難保不淹在水中，竟能耐得一日半日，並沒有死，我們去了他又出來肇事。貧道想，各位道兄、道姑還須親自下去，搜拿一回的好。若然真個死了，也好把屍身拿上岸來，待武剛們報官領賞。若使不然，何妨就在水底擒他。」道言未了，四位劍仙個個稱善，各自運動仙劍，分東南西北四面下水找尋。黃衫客在中央往來搜索，足有一個時辰，這條大河幾乎把那河底的水翻了轉來，卻絕不見子飛下落。眾劍仙尋了一回，踏波登岸，聚在一處，多說：「真是異事。」其時，已是日上三竿。黃衫客因再尋也是無益，與眾劍仙商量，暫且回去。惟子飛必然未死，再當訪明蹤跡，設法拿他。按下慢提。再說子飛自墜入河中之後，自料性命難保，手中握著仙劍，兩目緊閉，沉下水去，約有七八丈深。大凡失足墜河的人，若是通潮的河港，這人未曾絕死，在波浪中必定逆流，直至已死以後，方才順流而下。子飛跌入河中的時候，正值潮來，此河之水發源錢塘江中，何等急驟，益且風浪又大，禁不得濤頭幾卷，竟把子飛卷出三岔道的大河，曲曲折折向外流去，故此空空兒等居然找不到他。約有兩三個時辰，左右潮也平了，風也小了，浪也息了。子飛也只剩得一絲氣息，再不想得活的了。巧巧流至一個沙灘左邊，竟把身體攔住。此灘水勢最緩，在山陰縣最西界內，名灘瀨灘，離三岔河已在十里之外，乃是漁戶聚集之處。子飛流到此間，有個漁人張網捕魚，忽見沙灘邊有霞光萬道，只向水面直衝，不知是怎麼東西，告知眾漁船，漁戶多來看視。內中有幾個好事的人，自仗著識得三分水性，情願下水打撈，看是何物，紛紛跳入水去，仔細搜摸，並無別物，只有一個死身，各人心下大驚。按一按身體尚軟，知他還沒有氣絕。因想：「俗話說得好：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故此七手八腳的把他拽上岸來。見是一個二十歲的人，手中拿著一柄寶劍，緊緊的拔也拔不出來，甚是奇怪。急忙覓得一隻笆門，將那人攙扶，肚腹伏在門上，一人起右腳，輕輕在背上踏動。少頃，吐出許多水來，始把笆門拿去，灌了好些姜湯，使他眠在地上。不多時，竟回過氣來，漸漸甦醒，見是眾漁戶搭救，真似做了兩世的人，勉強掙起身來道謝。眾漁戶見人已活了，多來動問姓名及因何墜水的原由。子飛不敢說出真情，答稱：「姓於，名飛，販賣綢緞為生。昨夜在三岔河遇盜，所有貨物盡遭搶去，人被推落水中，飄流到此。今蒙施救，真是重生父母一般，日後終當圖報。」眾漁戶道：「原來是個被盜客商，可憐，可憐。但那三岔河向來並無歹人，新近來了燕子飛，擾得地方上下不得安寧，諒來必是此人，又在那裡違條犯法，此賊不知何日能除，想想真為可恨。」子飛見眾漁戶當面罵他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也順著他們略罵幾句。後來有個年老漁翁，問：「於客人腹內可饑，小老幾船上有現成酒飯，可要用些？」子飛說聲：「慚愧，小可昨夜至今，粒米不曾下咽，老丈如此救人救我，卻教我如何得報？」漁翁道：「些些一飯，說怎報答。」當下領著子飛到船用飯，眾漁戶紛紛散那老漁翁姓陳，名實，本地人氏，世業捕魚，生長煙波，年已六十六歲，鬚眉如雪，兒媳已亡，船中有個孫女，名喚雪貞，年方十八，卻生得翩若驚鴻。雖然漁家打扮，脂粉不施，別有一種斌媚之態。子飛到得船中，陳實令孫女兒到後艙端飯，又端了一碟子煎魚，一碟子炒蝦，一大碗的高粱酒兒令子飛吃。子飛災心乍退，色心又起，目不轉睛的看著雪貞。酒飯已畢，托稱精神疲倦，向陳實暫借舟中歇息片時。陳實並不疑心，一口允許，並說：「今日天氣寒冷，本不打魚，盡可在舟稍歇。」子飛大喜，竟然倒頭睡去。一覺醒來，已是黃昏將近，假意連稱「打擾」，起身欲行。陳實一片好心，說：「此時天色已晚，客人上岸又無銀錢，又無行李，卻向何處投宿，不如竟在小舟暫住一宵，明日再作區處。」子飛巴不得有此一句，又假意說了好多的感激話兒，是晚睡在舟中。

只有雪貞，自從子飛上船，看他舉止輕浮，言語之間又多半吞吞吐吐。若說果然是個遇難被救的人，不應這個樣兒，手中又拿著一把雪亮的劍，片刻不離，深防他不是好人，暗想：「祖父年高，自己是個青年女子，船中又無別人，不應招留這不尷不尬的年輕男子。倘然鬧出事來，怎的是好？」只為船中地窄，陳實的雙耳又有些兒重聽，不便向他阻止，惟有暗地留神。到得二更已過，陳實已入睡鄉，鼾聲大作。忽覺船頭微微一動。好個雪貞，十分機警，忽從夢中驚醒，側著耳朵仔細靜聽，並不做聲。少頃，又覺得後梢棚悉率有聲，明知必有變故，始想叫喊，又怕此人必定手攜利器。倘然喊破，動起蠻來性命難保。想到此處，心頭驚驚的跳個不住。正當無可如何，忽鼻孔中透進一陣香來，馥鬱異常，從未聞過。雪貞常聽人說，古來有種歹人，凡是邪淫好盜，必先燃點悶香，把人悶倒，方可行事。此香來得蹊蹺，莫非就是這個道兒。因急把身子睡下，伸手取過一條棉被，沒頭沒腦的蓋在身上。這嬌軀縮做一團，鑽在被中抖個不住。喜的是被邊四角裹得甚緊，絕不通風，那香氣竟鑽不進來。

不多時，聽得船梢上的蘆席一掀，跳下一個人來，手腳甚輕。如此小船，卻也不甚蕩動，雪貞更嚇得芳心無主。那人進得後艙，右手仗劍，左手向滿艙亂摸，被他將次摸近被窩。雪貞此時實在無奈，只得喊聲：「是怎麼人，黑夜之間來此做甚？」反把那人也大大的嚇了一跳。原來此人非別，正是子飛。他燒追魂香想把雪貞悶住，然後行事，免得叫喊不便。豈知雪貞未曾悶倒，心下怎的不驚，細想：「此香用過百數十回，沒有一次不驗，怎樣這個小小女子悶不住他。難道船上邊四處漏風，這香氣散而不聚不成？但是事已如此，顧不得他叫喚。且先用些好言求歡。若果不從，再行動強未遲。」因笑微微的答道：「小可子飛，蒙令祖日間搭救，留宿在船，無可報恩，願與小姐結為夫婦，將來終身侍奉令祖，豈不甚好，務望小姐允許。」雪貞戰兢兢拒絕他道：「既然於相公要知恩報恩，豈可幹此禽獸之事？明日何妨稟知祖父，說合成親。奴見相公一表人才，心中也甚愛慕，此姻諒無不成。若要今夜行怎苟且，這卻萬萬不能，相公須要自己穩重。」子飛聞言，暗思：「好個伶俐女子，回說得這般乾淨。不知他心中究竟如何？」因又輕輕的說道：「承蒙小姐見愛，三生有幸。但今夜風月良宵，豈可虛度，尚望小姐垂憐，休得推三做四。」口說著話，起手要來揭被窩。

雪貞恐他立刻行強，慌又用言岔他開去，道：「相公如此愛我，人非草木，豈不知情。但想相公昨晚被盜墜入水中，寒氣侵肌，身子究竟保重。倘果天從人願，明日稟明祖父，得遂良緣，那時日久天長，豈在今宵一刻。相公須細思細想。」子飛聞言，撲嗤笑道：「小姐說我昨夜墜河，今日身體受了傷麼？不瞞小姐說，我本練有渾身武藝，莫說偶然墜水，無甚緊要，就在水中伏他兩三個時辰，卻也何足為奇。」雪貞聽話出有因，正要探聽他的下落，卻又用話去誑他，道：「既然相公有此本領，昨夜因何這般狼狽，並把金銀貨物丟去。這燕子飛究有多少羽黨，相公敵不得他，以至受這大虧？」子飛說得投機，忘其所以，隨口答道：「實不瞞小姐說，你道燕子飛是怎麼樣人，俺就是燕子飛。日間因恐令祖及眾漁戶見疑，故把姓名隱去。若說昨晚的事，乃因路遇仇人而起。他們共有十數個人，多甚了得，故此偶爾失利，日後終須報復。」雪貞聽此人自說是燕子飛，心中更是驚恐，硬著頭皮勉強答道：「我久聞人說，燕子飛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又能來去無蹤，竟與古書上的劍仙彷彿，提起時令人欽慕。相公這般瘦怯，豈是此人，休來哄我。」子飛道：「小姐你不信麼？別的莫要說他，但看這芙蓉劍，就是俺燕子飛仗著他來去無蹤的寶物。小姐如果真心相托，將來如要金銀財物，包管你取之不盡，用之有餘，真個造化不小。」雪貞點了點頭，心中暗晴想道：「原來此賊仗著橫行無忌的就是這一把劍，方今各地方官多懸重賞拿他，與民除害，今夜既在船中，何不乘此機會，使個美人計兒，把他寶劍誘入手中，再用好言挨到天明，告知眾漁戶協力拿人，豈不是甕中捉鱉。」想罷，一翻被抽身坐起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正是燕劍仙麼？這芙蓉劍原來有此妙用，我陳雪貞無緣巧合，怪不道昨夜曾得一夢，夢中見一白鬚老者，賜我寶劍一柄，口稱我的終身全在此劍之上，須要緊緊收藏。今日果然得遇劍仙，這真是良緣前定。何不即把此劍為媒，就此藏在我後艙之中，免得光芒耀目。一來嚇得人心膽

多寒，二來被人瞧見，不當穩便。」說畢，伸手向子飛來接。

子飛把手一縮，道：「小姐且慢。此劍俺燕子飛一刻離不得他。若要將他作為聘禮，那可不能。」雪貞聞言，臉上一呆，道：「據燕劍仙之意，那便怎樣？」子飛道：「據俺的意思，今晚先與小姐成親，再待明日稟明令祖，那時你的一生受用，自然多在這柄劍上，你要把這劍來藏起，卻是為何？」雪貞被他這一句話，一時答不出來，心中又驚又急，淚汪汪的幾乎哭出聲來，半晌不敢說話。那身軀只管亂抖，這只小小船兒震得有些撼動。子飛覺著，忙問：「小姐怎樣？」雪貞依舊不敢開口。子飛忽道：「小姐休要害怕。俺明白了，敢是因我手中拿著此劍，看見劍光射目，有些膽怯。也罷，俺就暫時藏在你的被中，裹住了光，那可不必驚慌，成就俺好事了。」遂把仙劍輕輕一放，平放在艙板之上，一手拉著被角，前去遮掩光芒，一手要向雪貞行強。雪貞瞥見，心花怒開，急把身子挨近劍邊，放大著膽，用盡平生之力，雙手把劍捧將起來，向著子飛揭去的蘆席之外，颯的一撇。子飛正在色膽猖狂的時候，不提防有此一舉，要想搶時，已經不及。但聽得撲通一聲，撇入水中。子飛頓時大怒，欲待發作，誰知雪貞見劍已撇掉，先自大喊：「快快拿賊！」驚醒陳實與鄰船的一眾漁人，嚷成一片。子飛心頭火發，一拳照著雪貞面門打來。豈知船身甚小，不是用武的地方，子飛放開拳勢，那拳頭還沒有發出，這臂兒因往後一伸，觸在船旁木板之上，豁喇一響，這板立時破裂，紛紛墜水，把個爪皮艇子幾乎側了轉來，子飛立不住腳，喊聲：「啊呀！」身子往後一仰。頭重腳輕，直躺下去，半個身軀已在水中，只在兩隻腳還鉤住船舷不放。雪貞是生長在水面上的，何等靈便，伸手拔起一枝槳來，向足骨上盡力一下，雖然不甚沉重，因巧巧的擊在足踝之上，一霎時疼痛難禁，鉤攀不住，跌下水去，這船險些兒也翻入波心。幸虧雪貞急將手中的槳向鄰船上竭力一支，始能支住。其時陳實及鄰船上的一眾漁人多已起身，爭向雪貞問話。雪貞一一告訴眾漁人：「多恨錯救了他。」內中有幾個會得水性好些的，更想貪圖賞銀，拼著性命下水捉拿，共有十數個人。

誰想這燕子飛下得水時，心中並不著慌，定要把雪貞殺卻，以雪心頭之憤。只恨寶劍被棄，弄得兩手空空，好不懊惱。故思欲雪此恨，須先尋取寶劍，只要寶劍到手，那怕這幾個漁人。因在水面上透出頭來，定睛四看，先見滿灘邊有許多漁人，一個個手執魚叉，或是竹篙、木槳，勇起起多在那裡跳下水去。子飛毫不介懷，只留心看那寶劍墜下的地方。果見水中透起劍光，晶瑩奪目。喜得離岸尚還不遠，急在水中一連幾泅，泅至那邊，伸下手去一摸。初時摸不到底，因又翻身往下一伏，始得將寶劍摸起，拿在手中，然後使個鯉魚攻水之勢，往上一冒，露出上半截的身子，直向岸邊泅來。眾漁戶正在水內搜尋，看見水面上冒出一個人來，大喊：「在這裡了！」一窩蜂的擁將上去。子飛喝聲：「來得正好！」在水中手起劍落，殺死一人。眾人見了大驚，誰敢上來，發一聲喊，各自退去。子飛乘勢泅水追來，眾漁戶多沒命的奔上岸去。子飛也上了岸，雪貞與陳實看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急忙駕起槳來把船開放。各漁戶分頭上船，七手八腳端整開船。子飛不去追趕漁人，卻看準了陳實的船，見他高岸只有二三丈路，拍的一跳，跳上船頭。陳實大喊：「饒命！」雪貞也慌得沒了主意。

忽見岸灘上起一道光華，如飛的又落下一個人來，手中也拿著一把寶劍，往著船頭直跳。陳實只認是子飛一黨，嚇得話也說不出來。誰知那人上得船來，也不開言，照著子飛兜頭就是一劍。子飛出其不意，錯認做也是漁人，急舉芙蓉劍相還，當的一聲，兩柄劍擊在一處，只擊得火星亂迸。子飛始知也是一把仙劍，不由不心下吃驚。又想：「船頭窄小，豈是動手的所在。」慌把寶劍一收，要駕劍遁而逃。誰知兩個人站在一處，劍長船小，這劍尖向著那人頭上一削，把頂元色綢紮巾霍的削下水去。那人大驚失色，急把身體一伏，一劍向燕子飛腳下砍來。子飛招架不及，往上一跳，離船有三尺多高，避過此劍，趁勢一劍往那人頂上直劈下去。那人喊聲：「不好！」身體往後一退，這劍尖正划在衣襟之上，又割去一大片的衣襟，只嚇得汗流浹背。雪貞見來的人雖然敵不得子飛，幸喜不是那賊的一黨，不如把船搖將回去，好待眾漁戶幫著這，共拿惡賊。主意已定，急把槳梢一扳，格吱格吱的又搖攏岸來。船上二人你一劍我一劍的鬥個不住。只恨的是小小船頭，英雄各無用武之地。正是：

美人巧計嗟何補，俠士雄威恨莫施。

要知拿燕子飛的是誰，這回畢竟拿得住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